

黑龙江戏曲叢書



評 劇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人 物 表

刘慧娘	刘 璞	刘 氏	孙玉郎	孙珠鏡
孙 氏	养 娘	金 环	徐 母	徐文哥
裴 九	裴 政	張六嫂	李多管	乔太守
四文堂	二蓋人			

第 一 場

地点：刘家。

人物：刘慧娘、刘氏。

刘氏：（念）过家要精打細算，

千斤担子我承担。

老身刘門譚氏，当家的早已去世。身旁一儿一女，閨女慧娘，尚未許配人家；儿子刘璞，早已訂下孙寡妇閨女孙珠鏡为妻。唉！日子都擇定了，怎奈我儿染病在床，医生日調无效，哪曾想越治越厉害了，我何不叫出慧娘商議商議。慧娘，哪里快來！

〔慧娘上。

慧娘：唉，來了。媽叫我做什么？

刘氏：慧娘，你哥哥的病不見好轉。

慧娘：这可怎么办哪？

刘氏：为娘倒想起个好主意。

慧娘：什么好主意？

刘氏：今天是四月十八，咱們娘倆前去娘娘庙会求方討药你看如何？

慧娘：真是个好主意，咱們說走就走吧！

刘氏：說走就走。

慧娘：（念）兄長得病妹奔波，

刘氏：娘娘庙会求神佛。

〔二人下〕

——幕——

第 二 場

地点：娘娘庙会。

人物：孙玉郎、裴九、裴政、徐文哥、徐母、刘慧娘、刘氏。

玉郎：（念）姐姐近日要出嫁，

庙会赶集买妝匣。

小生孙玉郎，家中只有母親、姐姐三人度日。姐姐自幼許配刘家公子，五月十五就要迎娶，母親命我來此庙会買些嫁妝。要買，（想）

（唱）描金櫃，赤金鐲，

鳳頭簪子杭州羅。

閃緞湖縐花絲葛，

毡毯被褥加被格。

手鐲要的是足金做，

耳環耳墜要的是一般多。

大布花旗買上几个，

外帶几对枕头托。

罈瓶、帽桶、錫灯蜡台各一对，

再加上兩個大帽盒。

对，就是这些东西，待我上前尋找。（下）

〔裴九、裴政上。〕

裴政：（念）父子庙会去赶集，

裴九：参拜神佛求順序。

老身裴九。

裴政：小生裴政。

裴九：儿啊，快随为父庙里烧香磕头，保佑我儿说上个好媳妇，
为父好早点抱孙子。哈哈！走哇！

裴政：走。（下）

〔徐文哥、徐母上。〕

文哥：（唱）徐文哥行走如穿梭，

随母亲娘娘庙会参神佛。

忘記参神像也不願看香火，

只看这紅男綠女怎么这么多。

不看那老漢携妻走，

不看那小姐去拜佛，

也不看那輕浮的浪蕩子，

但愿选一个英俊年少公子哥。

徐母：文哥，慢点走，文哥，你……

文哥：媽，我在这呢。

徐母：好了头，在家时，为娘讓你快点走，你偏慢騰騰的，怎么到
了庙会，你就自己跑起來了？將为娘扔在后边，你放心为娘
我，为娘我还不放心你哪！

文哥：就依母親，我們一同走吧！

徐母：走。（下）

〔慧娘脚被踩，痛着上，玉郎紧随慌张地上。〕

慧娘：（唱）溜平的大路寬似天，
你因何踩了我的脚尖？
莫非你是双瞎眼？

玉郎：（接唱）小生双眼本齐全。

（表示万分歉意）这位大姐，小生实实出于无意，失足踩
了大姐的脚，我这厢陪礼了。

慧娘：（故意地）唉哟哟疼死我了。

玉郎：小生知罪，望求大姐寬恕。

慧娘：唉，嗟，什么冤不冤，疼死我了。

玉郎：（十分慌张）都怪我这双脚长的不好，待我打它几下给大姐出出气。（打脚，慧娘笑）噢，她笑了，这位大姐真乃宽洪大义，容貌出众。可敬啊，可敬！待我上前问过她的名字。

慧娘：这位公子真是知书达礼。

（唱）小慧娘脚儿虽痛心欢畅，
无意中得遇这位少年郎，
知书达礼端端好模样，
不知他家居住在何方？
只可恨无机把话讲。

玉郎：（接唱）请问大姐家住何方？

慧娘：我哪……

刘氏：女儿在哪里，女儿你在哪里？

慧娘：我妈妈来了，妈妈。

玉郎：妈妈来了，待我躲在一旁。（躲起，刘氏上）

慧娘：妈妈，我在此处将你好找。

刘氏：儿呀，你怎么不紧紧跟随为娘进庙烧香磕头啊，快快随娘前去。

慧娘：妈妈，一会我们还要回到此处的。

刘氏：还来此处作甚，我们从庙后就回家了。

慧娘：妈妈，还是从此路过的好。

刘氏：你说好便好。

慧娘：（大声的）喂！妈妈我们还要从此路过。

刘氏：唉，我听见了！

慧娘：喂，我还要留物在此，你可要来取呀！

刘氏：怎么，从此路过还不算，还要留住在此？

慧娘：我要留物在此，你听见没有？

刘氏：你这么大声说，我还能听不见吗！我说姑娘啊，这是庙，随

們又沒許愿出家，為什麼要在这住啊！快隨娘走吧！（下）

玉郎：（欢欣若狂地，学慧娘）喂，媽媽，我們还要从此路过！喂，媽媽，我还要留物在此！你聽見了沒有？喂呀呀，这明明是說給我听的，过一时我就來取，看她留下何物？（下）

（徐氏、徐文哥上，裴政紧随。）

文哥：（唱）娘娘庙会赶集人虽多，

還沒見这样的公子哥。

我庙前庙后庙左庙右把他躲，

他在后面一个劲的紧跟着。

万一被母親來識破，

公子不挨罵，奴家也得挨說。

公子痴情跟随我，

文哥怎忍讓他受折磨。

这可叫我怎样安置……噢，有了。媽媽，你看那边有賣不倒翁的，你何不買上一个，回家好送给王大媽呀！

徐母：噢，買一个不倒翁，倒也不錯。走吧，咱們一同前去。且慢，待我歇息歇息便走。

裴政：媽媽还是不走，真真气死我也。

（唱）適才庙中对面坐，

遇見这位女娇娥。

燕語鶯声动我心，

裴政我好似在月宫会嫦娥。

大姐深怕母看破，

怎奈小生离也离不得。

脚儿如同拌上鎖，

一心想和大姐說上几句知心話。

文哥：唉呀呀，他更走近了。媽媽你看，那边來个賣絲綫的了，快給女儿去買上一盒。

徐母：走吧，去買上一盒。

文哥：母親一個人去的好。

徐母：我自己去，把你一個人留到這，你放心了？

文哥：我放心了。

徐母：你放心，媽媽我還不放心的，快跟隨為娘一同前去！

文哥：媽，我的腿，又疼起來了，唉喲喲，疼死我了。

徐母：腿斷了媽也不能把你留在這，快快隨為娘走。

文哥：走就走唄。喂！（大聲地）——我會要留物在此，你可要來取呀！

徐母：怎麼你還要住下？咱們有家不圓，留住在廟裏作甚，快隨為娘走。

文哥：走就走。

裴政：哈哈，真真好運氣啊！（學）喂，——我會要與你留物在此，你可要來取呀！待我坐在樹後等候與她便了。（躲起）

〔裴九上。〕

裴九：我兒哪裏去了（找）唉，為父年過六十，哪有心和你捉迷。

快快出來，那邊你姨娘來了要見你一面，快快前去。

裴政：爹爹，孩兒還有要事呢！

裴九：要鑰匙作甚，——會為父給你買上一串。

裴政：什麼鑰匙，我說的是要事。

裴九：就是鎖頭咱也不要，何況那小小的鑰匙。快隨為父走！

（拉政下）

〔徐文哥從另方慌張上，手持小扇。〕

文哥：（唱）小小的小扇手中拿，

躲開了眾人眼睛和我的媽媽，

和公子有言在前面，

速將這情意交與他。

我把小扇放於此處，與公子有言在先，公子必然來取。

〔徐母上。〕

徐母：怎么你又跑到这里，快快随娘走。（拉文哥）

文哥：喂，（大声地）我放在这里东西了。

徐母：忘下东西，我們也不要了，快快回家吧。（下）

〔玉郎慌张地上。〕

玉郎：大姐稍等，（向文哥下处）玉郎我回来了。唉呀呀，我真该死，为給姐姐置買嫁妝 一步來迟，大姐已然走远，別忙，大姐說与我留物在此，待我找來，（在树旁发现小扇）喂呀呀，一把小扇，正是大姐手中所持之物。（打开扇看）徐文哥，噢徐文哥，大姐就叫徐文哥。（欢喜欲狂）待我回家央求母親前去說媒，我玉郎从今非她不要。（下）

〔慧娘从另方上。〕

慧娘：（唱）唐会幸遇一奇男，

暗暗留言邀在先。

母親只顧看絨絨，

慧娘偷偷赶在前。

与公子有言在先，怎么不見人在此处？莫非躲藏起來了？（找不見人）該与他留下一物，（見小扇）就把小扇留于此地。

（唱）小小的小儿手中拿，

讓他把情意來傳達。

此物虽不是值錢宝，

公子啊，

慧娘的名子你可要記下。

就將扇儿放在此处，（犹豫）不可，万一被旁人撿去，豈不坏了大事。（又撿起来，忽听母喚）。

刘氏：慧娘，你又哪里去了？

慧娘：媽媽喚我，这便如何是好？（見另方）那边跑來一人，想是公子回来了，就將扇儿放于此处。（刘氏上）

刘氏：慧娘。

慧娘：媽，我在这等你哪！

刘氏：天色不早咱們該回家了，

慧娘：（不安的）喂，你可要……

刘氏：你可要怎么样？

慧娘：回家呀。

刘氏：走。

〔二人下，裴政气喘吁吁的上。〕

裴政：大姐，我回来了，人已走远了，真真恨死我也。

（唱）爹爹糊塗娘把我纏，
來迟一步大姐把家还，
有言在先未曾得相見，
急的我裴政拍手叫蒼天。

你們算害苦了我。（稍停）我想起來了，大姐曾說 与我
留物在此，待我找來，（看見小扇）果然如此。（打开看）噢，
刘慧娘，这刘慧娘……

〔裴九暗上〕

裴九：刘慧娘是哪个？

裴政：刘慧娘……就是庙里的菩薩。

裴九：我活了六十多年，还没听说娘娘庙里有个 刘慧娘的菩
薩，还來欺騙为父，真真豈有此理。

裴政：爹爹不要动火，听儿講來。

（唱）孩儿随父閑游逛，
遇見美妙一紅妝。
头上青絲如墨染，
两只眼睛水汪汪，
絕頂聪明又伶俐，
她的名子叫慧娘。

爹爹你要与儿作主。

裴九：哈哈，老爹爹正愿如此。

裴政：如此，孩儿要谢过爹爹。

裴九：想这杭州城内，只有三家姓刘，那刘婆子倒有一女尚未出
嫁，想必就是她了。

裴政：爹爹可曾认得？

裴九：倒还认得。

裴政：如此说来……

裴九：为父就要搬动大媒，

裴政：爹爹你不糊塗了。

裴九：不糊塗了？（二人大笑下）

——幕——

第 三 場

地点：孙家。

人物：張六嫂、孙氏、养娘、孙珠姨、孙玉郎。

〔孙氏、珠姨、玉郎上。〕

孙氏：（念）守寡为的儿和女，

珠姨：孝顺母親守朝夕。

玉郎：

孙氏：儿們坐下。

珠姨：儿謝坐。

玉郎：

孙氏：老身孙門胡氏。

珠姨：奴家珠姨。

玉郎：小生玉郎。

孙氏：（唱）自那日玉郎为姐办嫁妝，
庙会上巧遇一位徐氏姑娘，

娇儿痴情日念夜也想，
苦苦的求为娘替儿作主張。
張六嫂去徐家已过三日，
但愿得他二人配偶成双。

玉郎：母親，張六嫂已去三日，為何不見回音？

孙氏：我儿且勿性急。

珠姨：唉，喲，母親哪里知道，想那文哥如此美貌，小弟他焉有不想之理。

玉郎：姐姐休要取鬧。

孙氏：孩儿書房讀書去吧，少时張六嫂前來，为娘定要告訴与你。

玉郎：尊从母命。（玉郎下）

〔張六嫂上。〕

六嫂：（数板）媒人張六嫂，

人称和事佬，

刚从徐家出，

又往孙家跑，

不为別的事，

只为把媒保。

哎，來到了，孙大嫂在家嗎？

孙氏：想是媒人來了。

珠姨：待我開門來，張六嫂來了。

六嫂：來了。

孙氏：六妹子你从徐家回來嗎？

六嫂：你看我这大嫂，进屋都不說上一句大妹子你吃啦，你喝啦，进門就問，你打徐家來呀？

孙氏：快快說与大嫂听听。

六嫂：一妥百妥，徐家滿口答应，徐文哥更是滿心愿意。

孙氏：果然如此，張六嫂真乃是保媒的高材。珠姨，快快陪同張

六嫂后堂用飯，为娘随后就到。

六嫂：不用啦，不用啦。

珠姨：走吧。（二人下）

「养娘慌张上。」

养娘：主母，大事不好了。

孙氏：如此驚慌，为了何事？

养娘：主母听了！

（数板）長街去買綫，

遇見事一件。

刘家小丫环，

街巷全跑遍。

这个药店出，

那个药铺串，

泪珠腮边挂，

熱鬧全不看。

聽听人們言，

我家的姑爺要气断，要气断。

孙氏：此事当真？

养娘：当真。

孙氏：我家門婿病重，为何还要娶我女过門？养娘，你速去刘家探病看个真假。

养娘：尊命。（下）

孙氏：万一如此，叫老身如何是好？

（唱）男当婚女必嫁慈母日夜憂，

到如今有誰知憂上加愁。

孤女寡母一世只圖安分守，

为什么蒼天偏与这孤寡作对头。

倘若是刘公子不能与我女同携手，

蒼天哪，我怎能与你善罢甘休。
但愿得老养娘耳聾未把真情奏，
我情愿与蒼天叩头把愿酬。

(叹气)唉！

(念)孤寡常被人欺詐，
謹慎处事方为佳。(下)

——幕——

第 四 場

地点：刘家。

人物：刘氏、慧娘、金环、李多管、养娘。

[李多管上。

多管：(念)保媒串四方，
全仗嘴唇忙。

我，李多管，今天閑來沒事，受養九爺之托，前來刘家
保媒，我和刘 婆子是鄰居，还算处的不錯，管保一說就成。
說說到了，刘婆子在家嗎？

[金环上。

金环：哪个叫門？

多管：我李多管。

金环：噢，李家伯母來了。

多管：金环，你家主母在家嗎？

金环：主母，李伯母求見。

[刘氏上。

刘氏：哪股風把你卷來了，快快請坐。

多管：謝坐。

刘氏：大姐到我家來，必有要事？

多管：我是鵲雀進宅無事不來。

(唱)城东财主裴九爺，
親自托我都磨穿了鞋。
都只为爱子如命盼孙心切
他托我与你二家把親接。

刘氏：噢，你說的可是裴財主？

多管：对，正是万貫之家，身旁只有一子，名喚裴政。

(唱)你家慧娘好容貌，
裴政容顏也不難瞧。
年歲相当人品好，
如今正在上南學。
刘璞的妻室本是我保。

刘氏：我几的婚事你保的好，只是把慧娘許給裴家……

多管：(唱)慧娘的婚事我也一手包
管保慧娘也如意。
你若願意就把定礼交。

(将銀子拿出)

刘氏：唉呀呀，这么多，白花花の銀子，我慧娘嫁到裴家定是一
世的富貴，好，我应下了。

多管：一言为定，刘婆子办事真爽快。我就去回复裴九爺，再喝
上兩盅。(下)

刘氏：(念)三言二語沒費事，
慧娘找个好女婿。(下)

[二幕落

[刘慧娘上。

慧娘：(唱)走出了病房愁坏了小慧娘，
心中焦燥脚步儿忙。
一为我的兄長有病床上躺，
二为娘娘庙会遇見的少年郎。

見面的人儿不知何處去，
哥哥又病休沉重不能把湯水嘗。
我滿腹憂愁無心張望，
見到母親訴短長。

〔二幕啟

媽，媽媽快來呀！

〔劉氏上。

劉氏：又叫媽媽有什麼事啊？

慧娘：（唱）適才女几下廚房，

我給哥哥作了一碗疙疸湯，

手托面湯病房去，

哥哥他不吃面也不喝口湯。

眼不睜來話儿也不講，

孩儿我無主張才來找老娘。

劉氏：果真如此？

慧娘：哪個和你說謊。

劉氏：唉呀呀，我的天哪，可害苦我了！（金環慌張地上）

金環：主母，孫家前來探病。

劉氏：探病？你就說公子不在家中。

金環：我就說公子不在家中。（下）

慧娘：那如何瞞得過去，還是回了孫家，另擇吉日吧。

劉氏：另擇吉日？

慧娘：哥哥病恁這樣沉重。怎能娶親呢？

劉氏：說不定讓喜一沖就好了呢。

慧娘：万一沖不鮮呢？

劉氏：（唱）倘若是小夫妻不能成雙對，

娶過門還能够把原聘帶回，

再轉嫁隨從中還能得油水，

也免得媽媽我落个蛋打鸡也飛。

慧娘：这豈不是害了嫂子。

(唱)媽媽你說此話与心有愧。

这豈不將嫂子推入火堆，

女儿家誰不求夫妻和美，

作此事媽媽你怎把人为？

听儿劝將吉日另擇为对，

兄病好命媒人再把婚催。

刘氏：(怒)女孩子家，哪里用你多嘴，我的心事已定，棒打不回。

慧娘：人家不讓娶也是枉然。

刘氏：她受了我家聘便是我家人，不讓娶行嗎？

[金环慌忙跑上。

金环：主母，孙家养娘一定要看公子！

刘氏：一定要看……金环，你前廳待客，我随后就到。

金环：是了。(下)

刘氏：慧娘！

慧娘：叫我作什么？

刘氏：孙家來人要看你哥哥的病，替媽想个主意呀！

慧娘：叫他們進來看唄。

刘氏：那还了得？

慧娘：人家看病是好意，还能不讓人家看嗎？

刘氏：我的傻女儿，若被看見，你哥哥病的如此沉重，孙家豈能讓你嫂子过門？

慧娘：我也没办法。

刘氏：來，媽跟你商量商量。

慧娘：和我商量？

刘氏：你過來我告訴你。(耳語)

慧娘：我？那怎么能行。

刘氏：我的好姑娘啊！

(唱)急忙开口把話說，

媽的姑娘你听着。

你若依了媽我这件事，

媽給你買上嫁妝兩大車。

描金櫃子赤金鎖，

另加上一副銀手鐲，

大衫小褂媽給你做，

胭脂香粉買几盒。

新鮮的花兒買上几朵，

要什么媽給你買什么。

慧娘：(唱)尊一声母親作事錯，

我不稀罕你那大衫小褂銀手鐲，

这样的事情我不做，

孙家來看的是我哥哥。

刘氏：孙家來人已久，快去吧！

慧娘：我不去。

刘氏：听娘說。

慧娘：我說不去就不去。

刘氏：(无奈地)慧娘，慧娘！为娘已把你許配 裴家 公子，你一出閣，若不娶你嫂子，誰和媽作伴呀？

慧娘：裴家公子？那个裴家公子？他是何等样人？

刘氏：啊，这事你倒着急了。

慧娘：我要問你把我許配哪个裴家公子？他是何等样人？

刘氏：你要問哪？

慧娘：我要問。

刘氏：为娘的妙計你不依从，半句話儿为娘也不能說与你